



婆媳双跃进

北京出版社

藝 術 雙 躍 進 (初級文化讀物)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 关景宇 插图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50 · 印张: 14/25 · 字数: 6,60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統一书号: T10071·512 定价: (4)0.06元

目 录

赵大娘进京 张喜林等 (1)

等 车 一 创 (9)

婆媳双跃进 关维平 (15)

赵大娘进京 (唱詞)

張喜林 高劍平 刘一凡

阳春三月日暖风和，
火車站停着一列旅客車。
上下車的旅客如流水，
來了位大娘手里拿着個小包裹。
看模樣大娘足有五十多歲，
東瞧西望不敢上車。
有一位姑娘站在車門口，
她是本次車的列車員名叫何玉娥。
小何見大娘猶疑不定，
走上前滿面帶笑把話說：
“大娘啊！您上哪去對我講。”
“姑娘啊！我上北京不知道哪趟車。”

小何說：“這次車就開往北京去，
馬上就開車不能耽擱。”

小何扶着大娘走進車廂內，
剛安排好座位就開了車。

趙大娘看了看全車旅客，
有的聊天有的看報有的把茶喝。

車廂里干干淨淨玻璃光又亮，
廣播喇叭正放“武家坡”。

小何給趙大娘倒了一碗水：
“大娘，請您把茶喝。

您要餓了我給您端飯，
您需安什麼尽管對我說。”

說罷就拿起笤帚把地扫，
放下笤帚又把地板拖。

擦玻璃、刷痰桶、收拾廁所，
解答問題一笑倆酒窩。

這邊照顧了又到那邊去，

来来去去滿張羅。

細一看這姑娘樣樣都不錯，
干起活來干淨又利落。

大娘越看越喜愛，
這樣的好姑娘從前可不多。

老大娘正在這里心暗想，
小何又給大娘倒茶喝，
問聲：“大娘您貴姓？”

“我姓趙，家住在一面坡。”

“從前您可上北京去過？”

地理不熟悉您可對我說。

您要上前門珠市口汽車是二十路，

您要上安定門坐無軌電車。

小胡同找不着您就問民警，
過街道千萬注意來往的車。”

趙大娘一聽抿着嘴樂：

“姑娘啊！謝謝你照應我這老太婆。

解放后我还没到北京去过，
我儿子也在北京铁路上工作。
头几天给我寄了一封信，
说找了个对象让我把喜酒喝。
这孩子事先没告诉我，
真叫我心里有点惦着，
虽然说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当爹妈的帮着看看要好的多。
看人千万不能看外表，
长的好看不一定会干活。
我来看看儿媳到底怎么样，
看看她对待我态度如何。”
小何一听看着大娘乐：
“大娘啊！话可不能这样说，
如今社会全都变了样，
什么人也都会干活。
革命的教育不会错，

敬老爱幼是青年人的美德。
他们是自由恋爱互相都了解，
思想、脾气一定能投合。

大娘您一看准得满意，
儿媳准欢迎您这老婆婆。”

大娘一听抿嘴笑，
旁边的旅客听着直劲儿乐。

这时候喇叭忽然一阵响，
车上开始了对旅客广播。

原来是何玉娥服务态度好，
这节车厢把红旗得。

全车旅客鼓掌祝贺，
收到的表扬信能有一大箩。

第二天列车到了北京车站，
赵大娘临下车拉住何玉娥：

“姑娘啊！咱娘俩啥时候还能见面？
这么一走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小何把大娘送出火車站，

一直看着大娘上了汽車。

赵大娘来到铁路宿舍，

看見了儿子赵永德。

赵永德問寒問暖先不讲，

赵大娘看着儿子把話說：

“永德呀！叫你的对象快点来見我，

我看看她是能不能干活。”

永德說：“您坐了两天車快点歇歇

吧！

您的儿媳一会准能見着。

您看看結婚的东西全都預备妥，

单給您准备一間屋干淨又暖和。”

赵大娘刚要說話房门响，

进来个姑娘原来是何玉娥。

大娘一看心中納悶，

小何一見也楞磕磕。

永德上前忙介绍：

“妈呀！这就是您的儿媳姐何玉娥。”



娘儿俩一听全明白了，
抱到一块乐的了不得。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全都不认得。

大娘说：“我儿子眼光总算没看错，
要不是生产忙，我都不想回一面
坡。”

等 車 (鼓詞)

一 劍

一天夜晚十点多，
倾盆大雨似瓢泼，
郊区馬路行人少，
遍地雨水流成河。
有一群人刚刚看完戏，
站在风雨里等汽車。
只因为急风暴雨来的快，
沒穿雨衣的人特別多。
一个个全身都澆透，
等了半天也不来汽車。
女同志穿的衣服少，
拿着手絹直往头上遮①。

有个青年人二十来岁，
见身旁有位女同志穿的太单薄。
脱下了雨衣想要送过去，
又一想：不行，这可使不得。
别人看见准要误会我。
想到这儿心里有点犯琢磨①。
再一看身旁那位女同志，
风吹雨淋冷的直哆嗦②。
青年人一想应该这么做，
又何必心里想的那么多？
他拿着雨衣就递过去：
“同志，你披上一点把雨遮。”

① 遮——ㄓㄜ，zhe。掩盖。

② 琢磨——ㄓㄨㄛˊㄇㄛˊ，zhuómó
犯琢磨就是拿不定主意。

③ 哆嗦——ㄉㄨㄛˊㄙㄨㄛˊ，duosuo
发抖。



女同志看見楞了一楞：

“謝謝同志，挨点雨淋算什么！”

青年人說：“同志你不必客气，
我身上衣服穿的多。”

两个人正推推让让不肯穿，
旁边有几位男同志把話說：

“这件事情做的对，
互相帮助是美德，
咱們要学习那位同志。”

說到这儿穿雨衣的人紛紛往下脱。
都想借給老年人和女同志，
只看見仨一群、俩一伙就往头上遮。
放下等車的咱先不讲，

从北面风雨中开来一辆专用車，
送贵宾回来打这儿路过，
司机一看汽車站上人挺多，
一个个渾身湿透直轉磨，
地下的雨水过了脚脖。

到夜晚郊区汽車都减少，

想到这儿他开到人前停了車。

打开車門招呼大家伙：

“同志們快点来上車，

我送你們回城去。”

大家一听乐的了不得。

因为人多，一趟拉不了，

推推让让誰都不肯先上車。

司机說：“老年人、女同志先請車里
坐，

大家挤一挤都能上了車。”

一会儿工夫人上滿，

关上車門开了車。

汽車里說說笑笑象一家人一样，

人群里有个同志把話說：

“同志們！专用車也是国家财产，

咱們不能白坐車。

我提議每人拿出一角汽油錢，

临时的售票员由我负责。”

坐车的人个个点头全同意，
一会就收了五元多。

大家在车上唱起了“社会主义好”，
这真是共产主义的新风格。